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趙東淵

謄録監生臣孫承基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五

宋 祝穆 撰

人倫部

賢妻

羣書要語窈窕淑女關雎家貧思賢妻漢書

詩句妻却差賢勝敬通坡

古今事實

妻勸夫退

楚莊王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楚欲以我為相如何婦曰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韓詩外傳

妻羞其夫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施

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離婁下

妻戒直言

伯宗每朝其妻必告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從故及左

妻戒驕矜

晏嬰相齊出其御之妻從門間窺其夫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之妻曰晏子相齊名顯諸侯今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是以求去其夫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薦為大夫

妻戒拾遺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活

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

妻戒夫學

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怪問故羊子曰久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趍機而言曰此織生於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疋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也羊子感其言復往終業七年不返

妻勸夫隱

老萊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爲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畚而去老萊乃隨而隱列子

妻贖夫罪

蔡琰重嫁於董祀祀犯法當死琰詣曹操蓬首徒行請罪音辭清辨旨甚哀痛操乃出祀罪

妻訶夫泣

漢王章與妻居冬無被卧牛衣中涕泣妻怒訶曰京師尊貴者誰如仲卿不自憤激乃反涕泣後章至京兆尹欲上封事妻止曰人當知止不從竟死獄中

妻勸夫仕

謝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静退乃謂安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

奇其清苦見婚姻門

古今文集

詩話

妻詩勉夫

杜羔妻劉氏善為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即先寄詩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来時近夜来羔見詩即時回去尋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可謂能勉其君子以正矣

妻詩勸戒

昔有居上庠者妻以詩寄鞋襪云細襪宮鞋巧樣新慇懃寄與讀書人好將穩步青雲上莫向平康漫惹塵其規風婉切亦不失其正者也

喪妻

羣書要語老而無妻曰鰥（梁惠）喪其妃耦（詩序）鳥獸猶不失儷（左）

詩句怪来醒後旁人泣醉裏時時錯問君（元稹悼亡）一杯漫

道愁能遣幾度醒來錯喚君　李鴈門悼亡

古今事實

不更娶

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之曰以華元善也　漢王駿為少府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

鼓盆而歌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惠子曰與人居長

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我獨何能無概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見偃然寢於巨室而吾噭噭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慢服免官

廬江太守周龕明日當除婦服令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二年之喪既除而享春秋猶譏況龕匹

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難逭請免龕官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各奪俸一月

服除作詩

孫楚除妻服作詩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於情生情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以色而傷

魏荀粲字奉倩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宜以色為主聘曹洪女有色專房歡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唁粲不

哭而神傷蝦曰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昜過令何
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有傾城之色未可謂
之昜過痛悼不已歲餘亦卒

瘞玉埋香

孟蜀時秦州節度使王承儉築城獲瓦棺中有石刻曰
隋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銘文云深深瘞玉鬱鬱埋香

占夢妻亡

江淮王生善卜有賈客張瞻將歸夢炊臼中問王生生

曰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無釜也賈客歸妻已卒

哀瞽妻亡

劉庭式未第時議娶既第而妻瞽卒娶之後庭式倅密州而妻死庭式喪之踰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招而心挑者皆可以為妻耶軾深感其言 坡集

古今文集

雜著

傷往賦　　劉禹錫

人之所以取貴於蜚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遺情為智豈至言耶予授室九年而鰥痛若人之夭閼弗遂也作賦以傷之與夫覽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

歎重處之邑邑兮憤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猶毒境當歡而復悲人或朝歎而暮息夫何越月而踰時太極運

乎三辰轉寒暑而下馳有歸於無兮盛復於衰猶昧爽之必暮又安得而怨咨我今怨夫若人兮曾旭旦而潛暉飄零偏反之萼倏忽蜉蝣之衣川走下而不還露迎陽而易晞恩已甚兮難絶見無期兮永思我行其野農民桑者舉梭來饁亦在林下我覩於途負販之夫同荷均挈荆釵布襦羽毛之蕃鱗介之微和鳴濯叢雙泳漣漪煢煢伊蟲蠢蠢伊豸遊空穴深兩兩相比何動類之萬殊必雄雌之與俱物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

如我復虛室目淒涼兮心伊鬱心伊鬱兮將語誰坐匡
牀兮撫嬰兒何所丐沐兮何從仰飴糯袴在身兮普圍
蹉跌鞶囊附臂兮餘馥葳蕤誠天性之潛感顧童心兮
如癡嘵然有難狀之慕漠然減好弄之姿指遺挂兮能
認遡空幃兮欲歸我入寢宮痛人亡兮物改其容寶瑟
僵兮弦柱絕瑤臺傾兮鏡奩空寒爐委灰虛幌多風隙
駒晨轉窻蟾夜通步揺昏兮網粘翡翠芳褥掩兮塵化
蚷蛩閱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翫服儼兮猶具繁

華謝兮焉從想翩翩於是非求德窣興宴蒙信奇術之可致嗟此生之不逢徒注視以寂聽怳神疲而目窮還抱影以獨出紛百哀而攻中系曰龍門風霜苦别鶴哀鳴夜銜羽吴江波浪深雎鳩一去無遺音悲之来兮憒余心洶如行波漸浸淫悵緣情而莫極思執禮以自箴已焉哉冉冉生死悠悠古今乘彼一氣兮聚散相尋或鼓而興或罷而沉以無涯之情愛悼不駐之光陰諒自迷其有分徒終怨於匪忱彼蒙莊兮何人獨累歎而

長吟

悼往賦　　黄魯直

西風悲兮敗葉索索照陳根兮秋日將落髣髴兮夢與神遇顧瞻九原兮豈其可作我有悲秋之羽蟲兮自傷時去物改擁舊柯而孤吟四郊莽蒼聲斷裂兮久而不勝其欷音生平之梗槩兮欲蕭蕭而去眼將絶之言語兮物歷歷而經心謂逝者有知兮何喜而棄此去也謂逝者無知兮誰職爲此夢也憑須臾之不再得兮哀此

言之不予聽回廊窈窕月皓白兮無復曩時之屐聲擊

平生之餘製兮香澤其猶未沐雖飄飄其日敗兮吾不

忍改其岀佩愁蕘蕘其中予兮如醳酒之不化欻别離

之幾時兮誰與夏日冬夜自我先兮一無窮在我後兮

亦一無窮六七十便了一生兮何異木末之有狂風待

外物而造我兮固不若放之自得之場彼莊生之一在

兮亦何異荀氏之神傷吾固知藏於天者至精交於物

者甚粗飲泣為昏瞳之媒幽憂為白髮之毋憂傷泣下

不可安排兮如孟津之棒土彼寒暑之寢化兮天地尚不能以朝暮目煢煢而不寐兮夜亹亹而過中雖来者猶不可待兮恐不及當時之從容

古詩

雉朝飛　　韓愈

牧犢子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

雉之飛于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而啄羣雌粥粥嗟我雖人曽不如彼雉雞生身

七十而無一妾與妃

悼亡　潘岳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迴心反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歴幃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怳如或存周遑中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折春風縁隙來晨霤承簷滴寢息何時忘沈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莊

舌猶可擧

律詩

悼亡　白居易

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傷神手攜稚子夜歸院月冷房空不見人

感月悲逝者　白居易

存亡感月一潸然月色今宵似往年何處曾經同望月櫻桃樹下後堂前

舊房　白居易

四壁秋聲蟲絡絲入簷新影月低眉牀帷半故簾旌斷仍是初寒欲夜時

寡妻

羣書要語老而無夫曰寡此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梁惠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昭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鴻鴈惠鮮矜寡書思女不夫而孕列子孤鸞念其雄見鏡而舞見鸞門

古今事實

共姜自誓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故作是詩以絶之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九爲寡婦

夏姬内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三爲皇后七爲夫人

凡九為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宇文士及椎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列女

求娶嫠婦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妹棠公死偃御崔子弔之見棠妻美使偃娶之偃曰同宗也君出自桓我出自丁又筮之不吉曰嫠婦也何害前夫當之矣左

不納嫠婦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趍而託焉魯人閉戸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子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家語

寡婦擅財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清能

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容之為築懐清臺

過寡婦飲

陳遵字孟公為河南太守弟級為荆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司直陳崇劾奏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謳歌辭宿免歸

婦寡改適見再嫁門

雜著

失節事大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語錄

寡婦賦并序　潘岳

樂安任子咸者有韜世之量與余少而歡焉雖兄弟之

愛無以加也不幸弱冠而終良友既沒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孤女藐焉始孩斯亦生民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昔阮瑀既沒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余遂擬之以作敘其孤寡之心焉曰

仰皇穹兮歎息思恩憐兮何極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凌虛兮失翼上瞻兮遺像下臨兮泉壤窈窕兮潛翳心存兮目想奉靈座兮肅清想

空宇兮曠朗廓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顧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遥逝兮逾遠綿邈兮長乖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頽霜被庭兮風入室夜既分兮星漢迴夢良人兮來遊若閶闔兮洞開怛驚悟兮無聞超惝怳兮慟懐慟懐兮奈何言陟兮山阿墓門兮肅肅修壠兮峨峨孤鳥嚶嚶兮悲鳴長松萋萋兮根柯哀鬱結兮交流涙横流兮滂沱蹈共姜兮明誓詠柏舟兮清歌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余華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

兮靡他

古詩

婦人苦　白居易

蟬鬢加意梳蛾眉用心掃幾度曉粧成君看不言好妾身重同穴君意輕偕老惆悵去年來心知未能道今朝一開口語少意何深願引他時事移君此日心人言夫婦親義合如一身及至死生際何曾苦樂均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孑有如林中竹忽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

死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暫傷情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爲君委曲言願君再三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

律詩

鄰婦苦征夫　張籍

雙鬟初合便分離萬里征夫不得隨今日軍回身獨沒去時鞍馬別人騎

詩話

寡婦扶喪

范文正公鎮越民曹孫居中卒子㓜家貧公助之以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一絶戒其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之詩云十口相將泛巨川来時煖熱去凄然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

出妻

羣書要語婦有七出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滛辟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謂有所取無所歸

也與共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貴也家語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內則怨耦曰仇桓二有女仳離中谷有𦾔姜詩出婦蓋為小瑕鮑永去妻亦非大過白集判

古今事實

三世出妻

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家語後序

無子出妻

梁叔魚三十無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吾年四十有子五人恐子晚出耳非妻之過也六帖

蒸梨出妻

曾參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衰其妻以蒸梨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梨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家語

取棗去婦

王吉妻取東家棗啖吉乃去之

留其婦 見姑舅門

遣妻遭詈

後漢郭林宗見黄允以俊才知名謂曰卿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為從女求婚見允歎曰得婿如此足矣允聞乃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與黄氏長辭乞一會親屬於是大集賔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黄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分財出妻

後漢李充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謂充曰妾有私財願分異充曰醞酒具會鄉里共議及賔至充從座中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充離異充母兄弟不可承宗事遂呵叱妻出門

叱狗去妻

鮑永養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其妻

取水遣妻

妻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妻嘗泝流而汲值風不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

離妻致怨

晉王珣及珉皆謝氏婿太傅安死既與珣絶婚又離珉妻遂為仇怨

因妬告絶

晉謝邈為吳興太守邈妻郗氏妬以邈取妾怨懟與書告絶邈疑門下生仇玄達為妻作斥玄達玄達投孫恩

害邈

違姑去妻

李迴秀妻罵媵婢母聞不樂迴秀即出其妻或問之荅曰娶婦要欲事姑茍違顔色何可留

古今文集

雜著

古人因事出妻

或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甞出妻

今世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蒸梨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人交絶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為他平

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已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可嫁出友令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伊川語錄

古詩

棄婦詞　顧況

古人有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何處去本家零落盡慟哭来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甚周旋及與同結髮值君適幽燕孤䰟託飛鳥兩眼如流泉流泉咽不燥萬里闗山道及至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棄衰賤新寵方妍好拭淚出故房傷心劇秋草妾以顣䫌捐羞將舊物還餘生欲有寄誰肯與相連空牀對虛牖不覺塵埃厚寒水落芙蓉秋風墮楊柳記得初嫁君小姑始扶牀今日君棄妾小姑如妾長囬頭語小姑莫嫁似

凡夫

去婦怨　　孟郊

君心匣中鏡一破不復全妾心藕中絲雖斷猶牽連安知御輪去今日飆迴轅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君聽去鶴言哀哀七絲絃

去婦怨　　戴叔倫

出戶不敢啼風悲日淒淒心知恩義絶誰忍分離別下坡車轔轔畏逢鄉里親空持床前幔却見家中人忽辭

王吉去為是秋胡死欲比今日情煩寃不相似

白頭吟　　李白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宫月雌弄秦草芳寧同為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此時阿嬌正嬌妒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惜黄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黄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流水落花辭條羞故林兔絲本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来强索抱兩草

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會有夢来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回古来得意不相負只今惟有青陵臺

詩話

出妻復還

嚴灌夫娶慎氏十年無嗣乃出之妻乃為詩以別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收一晌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遂如初

妬妻

羣書要語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史記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江有汜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韓文

古今事實

殺婢髠頭

後漢袁紹死妻酷妬殺紹寵妾五人為死者有知恐見紹地下乃髠頭墨面以毀其形

不畜媵妾

馮衍字敬通妻妒悍不畜媵妾兒女自操井臼劉孝標云予與敬通三同不遇一同也剛直二同也馮有忌妻自操井臼予亦有忌妻家道坎軻三同也

書遣妬妻

馮敬通有一婢妻任酷妬之虐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家不

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遭逢

疑夫私乳母

賈充婦廣城君郭槐性妬忌初充子黎民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笑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便殺之黎民戀念而死充遂無嗣

幃婢作樂

謝安夫人劉氏幃諸婢使在前作伎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梁柳惔甚重其妻頗

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畧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悏狎而為悏妻賞敬稷詣悏先相問夫人悏每欲見妓常因稷請奏樂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悏因得留目

周姥當無此

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爾若是周姥

擬詩當無此也

密置妓館

王導妻曹氏性妬導憚之乃密置衆妾於别館以處之曹氏知而將往導恐被妻辱遽命駕猶恐遲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我見亦憐

桓温平蜀以李勢女為妾甞著齋中妻南郡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耀不為動容徐徐結髮斂手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其本懷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况老奴遂善待之

夫死猶妬

齊劉瑱妹為鄱陽王妃王為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瑱

令陳郡殷蒨畫鄱陽王與寵姬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妃唾之罵曰故宜早死於是病亦徐差

推婢墓中

干寶父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後十餘年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甦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輙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

寧死亦妬

兵部尚書任瓌賜二美姬妻妬爛其髪禿盡太宗聞之賜金瓶酒云飲之立死不妬即不須飲柳氏拜勅曰妾與瓌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今多内嬖誠不如死乞飲盡無他帝謂瓌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朕尚不能禁卿其奈何二女令别宅安置朝野僉載

刻眉灼眼

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鎖梁灼其兩眼角以朱傅

之及朊瘕如粧焉酉陽雜俎

佯許就婢

李福妻裴妬忌福鎮渭臺有以女奴獻者福曰吾官至節度使指使者不過奴隷夫人得無甚乎裴曰未知公所願者指所獻女奴裴許諾福賂左右夫人沐髮必來告既告福乃佯為腸痛促召女奴既往左右亦以白裴裴遽出髮盆中跣問所苦福業以病為言即若不可忍狀裴乃以藥投小便中進之明日監軍事來問候福具

告之皆大笑林語

堂名四畏

王文穆夫人悍妬貴為一品不置姬侍欲置左右人竟不可得好賓客畜樂院二十人宅後圃中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言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説曰兼畏夫人王深以為恨卒無嗣趙槩聞見録

古今文集

雜著

止妬

楊夔 英華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為郄后所察動止皆有隅拗其憤恚殆將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鶬鶊為膳可以療其疾使不忌陛下盍試諸梁武從之郄茹之後妬減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羞諸以徧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不嫉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俾其惡去善勝忌者皆知革心亦助化

之一端也帝深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内典誡於血生其議遂寢

古詩

桓妬妻　　梅聖俞

昔聞桓司馬娶妾貌甚都其妻南郡主悍妬誰與俱持刀擁羣婢徑往將必屠妾時在窻前解鬟臨鏡梳髮雲垂地瑩姿氷照壺妾初見主来綰髻下庭隅斂手語出處國破家已殂無心来至此豈願奉君娛今日苟見

殺雖死生不殊主乃擲刀前抱持一長吁曰我見猶憐何況是老奴盛怒反為喜哀矜非始圖嫉忌尚服美傷哉今亦無

詩話

詩刺畏內

孫公素畏内嘗求坡書扇坡題云披扇當年笑温嶠握刀歳晚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時時説李陽公素昔為程宣徽門賔後娶程公女性極妬悍故云侯鯖録

河東獅子

東坡謫黄州與陳慥季常游季常自以飽禪學而妻柳氏頗悍季常畏之至或詬駡未已聲達於外東坡因以詩戲云誰似龍丘居士賢譚空説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柳郡望河東蓋借用傳燈録河東獅子吼也

淫婦

羣書要語男女無别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_{氓序}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溱洧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矣滕文公

古今事實

玄妻貪惏

昔有仍氏生女顯黒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貪惏無厭忿戾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

夫歸遇姦

燕李季好遠出其妻有士李至士在内妻患之妾曰令公祼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李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李曰吾見鬼為之奈何婦曰取五姓之水浴之李曰諾乃浴韓文

嫪毐通后

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郎盜反毐易改反詐令人以腐罪告之拔其鬚眉

為官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絶愛之有娠生二子皆匿之史

文君夜奔

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富人卓王孫聞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既罷文君夜已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

曰女不才我不忍殺一文不與也相如與俱之臨邛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着犢鼻褌滌器於市中卓王孫恥之不得已分與文君家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

賈女竊香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悅之常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其事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

宿壽蹻捷絶人踰墻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悦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異香之氣是外國所貢香一着人歷月不歇充計武帝惟賜己及陳騫家餘無此疑壽與女通而垣墻皇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墻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能踰充乃取左右婢考問即以狀言充秘之以女妻壽

蕫妻通奴

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為妖態冀甚寵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因與私通宮内外兼寵權威大震

賈后求少

晉惠帝賈后荒淫放恣洛南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忽有非常衣服衆疑其竊尉嫌而辨之小吏云行逢一嫗說家有疾病卜者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即隨上車内簾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簏箱樓

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將入見一婦人年三十五六短而形青黑色肩後有疵共寢數夕贈此衆物聽者知是賈后慙笑而去時他人入者多死此吏后愛之得全而出

食輿載婦

後魏宗室乂明帝時以領軍專政卧婦人於食輿以帕覆之輿入禁中直衛雖知莫敢言者

公髯如戟

齊褚彦回為宋吏部郎山陰公主淫恣窺見彦回悅之白前廢帝召彦回西上閤宿公主夜就之彦回不為移志公主曰公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彦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為亂階

但多與錢

蘇五奴妻善歌舞美姿色能弄踏揺娘有邀迓者五奴輒随之前人欲其速醉多勸其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雖喫䭔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妻者為五奴自蘇始

古今文集

雜著

河間傳　柳宗元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有賢行既嫁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其族類醜行者謀壞之乃以車衆造門邀之遨嬉河間固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辭來以一接新婦求為得師何拒之堅也强之乃從之游過市乃入浮圖有國工吳叟始

圖東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先辟道乃入觀觀已延及客位具食帷牀之側男子欬者河間驚跣走出召從者馳車歸愈自閉不與衆戚通期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遂入州西浮屠俄而又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廓然河間乃肯入先壁羣惡少於牖下降簾使女子為秦聲由壁䙴之有頃壁者出宿選美貌陰大者主河間乃便抱持河間河間號且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間竊顧視持己者甚美左右為不善者

已吏得適意鼻息咈然意不能無動力稍縱主者幸一遂焉因擁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也日旦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曰吾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死夫騎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大泣齧臂相與盟而後就車既歸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為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時上惡夜祠其夫無所避既張具河間命邑臣告其夫召鬼呪詛上下吏訊驗笞殺之河間大喜闢門召所與淫者裸逐為

荒淫居一歳所淫者衰益厭乃出之召長安無頼男子晨夜交於門猶不慊又為酒壚西南隅已居樓上徼觀之鑿小門以女侍餌焉凡来飲酒大鼻者少者壯者美顔色者善為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呻吟憎憎以為不足積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為私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蹙頞皆不欲道也

古詩

井底引銀瓶 止淫奔也　　白居易

井底引銀瓶銀瓶欲上絲繩絶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與君别憶昔在家為女時人言舉動有殊姿嬋娟兩鬢秋蟬翼宛轉雙蛾遠山色笑隨戲伴後園中此時與君未相識妾弄青梅憑短墻君騎白馬傍垂楊墻頭馬上遥相顧一見知君即斷腸知君斷腸共君語君指南山松栢樹感君松栢化為心暗合雙鬟逐君去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小頻有言聘

則為妻奔則妾不堪主祀奉蘋蘩終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門無去處豈無父母在高堂亦有親情滿故鄉潛来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歸不得為君一日恩誤妾百年身寄言癡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

感興　朱元晦

晉陽啟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麀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云何歐

陽子秉筆述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丗容侃侃范太

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五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六

宋 祝穆 撰

人倫部

寵妾

羣書要語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曲禮賤婢不可以為主西漢書無以妾為妻左葵丘之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郊特牲士妾有子而為之緦無子則已喪服小記惑於嬖妾碩人序寵

之專房燕霍后傳令人持被直三省丁寧顧娉子語刺刺

不能休韓送殷侑序豈惟炊爨之勞抑亦巾箱之寵

詩句鬱金香汗裛歌巾山石榴花染舞裙

古今事實

如夫人六

齊侯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僖十七

教美人戰

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閭於是出宮中之美人計數十

人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為隊長乃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左婦人皆大笑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右婦人復大笑孫子斬左右隊長用其次復鼓之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孫子曰兵既整齊惟王所用雖赴水火可也

私盜侍兒

漢袁盎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使五百人圍守之初盎為吳相從史私盜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從史

亡去盎自追之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盎見守從史適為司馬買二石醇醪醉西南陬卒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吴王期旦日斬君盎曰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乃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司馬與分背盎行七十里明日梁騎馳歸

私通生子見父子門

後堂管絃張禹

絳帳女樂馬融並見師門

掩袖泣下

後漢伶玄妾樊通德能言趙飛燕姊妹事既作飛燕外傳伶玄與班固同時有文名玄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也盛時疲精神馳騖嗜欲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袖視燭影以手擁髻淒然泣下

燕燕相見

漢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趙飛燕而悅之先是有童謡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蓋帝每微

時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

聲清性惡

魏武有一妓聲音清髙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一人聲及之便殺性惡者世說

攜妓東山

謝安棲遲東山放情丘壑好音樂每遊賞必以妓從

幃諸妓作樂

我見亦憐

別營妓館 並見妬妻門

幸妾與政

王導有幸妾姓雷頗與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名洽恬 世說

露醜通妾

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妓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顗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顔無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 晉紀

開閤放妾

王處仲敦世許以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為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

娶座主妾

晉丞相參軍宋挺乃劉陶門人陶亡後取陶愛妾為妻劉隗劾奏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請除挺為民奏可

細骨輕軀

石季倫所愛婢數十人季倫常屑沈水香塵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跡則賜真珠百琲若有跡者即節其飲食令體輕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緑珠墜樓

梁氏女有容貌石季倫以真珠三斛買之即緑珠也孫秀使人求之崇竟不許崇曰我為爾得罪珠泣曰當効

死於君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母兄妻子皆被害

延之墜牀

宋顏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盪延之墜牀至損子峻殺之延之痛情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懼墜地因病卒

易妓不許

宋蕭惠開赴益州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與惠開有舊設女樂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以四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斬吉納其妓啓孝武云謗訕朝政

蕭為妓衣

梁夏侯亶性儉率有妓妾十數並無被服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娶妾得甥見無子門

老不遣妾

齊張瓌位光禄大夫妓妾盈房或譏其衰暮畜妓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鮮平生嗜欲無一復存唯未能遣此耳

妻止娶妾

張跂欲娶妾妻曰子誦白頭吟妾當聽之跂慙而止

屏婢見客 見問疾門

老放其妾

白樂天既老乃録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

二十餘綽綽善歌舞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之由是名聞洛下樂天既老又病風將放之素憏然泣下不忍去樂天悠然不能對遂不能忘情焉　按顧况有宜城放琴客詩曰琴客宜城之愛妾也宜城請老愛妾出嫁不禁人之欲而私耳目之娛達者也

妾為所攘

唐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絶當世武延嗣聞之求一見既見即留之無復還知之痛憤因為詩賂閽

者以違窈娘窈娘繫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之使酷吏誣罪知之下獄死古今詩話

妾為夫人

杜佑議者謂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為夫人有所蔽云

謂之妓圍

唐申王每冬月苦寒令宫女密圍而坐謂之妓圍天寶遺事

妾孕而嫁

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孕而出以嫁州人杜筠後生子即荀鶴也池陽集

雪兒善歌

雪兒者李密愛姬每賔朋文章有奇麗者付雪兒協律歌之北史

不許妾粧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容儀端麗不許羣妾作時世粧

兒殺其妾

嚴武幼豪爽母裴不為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其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

奪賣餅妻 見夫婦門

處燕子樓

張建封節制武寧納舞妓盼盼於燕子樓公薨不它適

肉臺盤

南唐孫晟官至司空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

諸妓私客

韓熙載本高密人後主即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而熙載且懼愈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財貨售集妓樂殆數百人日與荒樂蔑家人之法所受月俸至即散為妓女所有而熙載不能制之反以為喜然日不能給遂敝衣履作瞽者持獨弦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歌鼓求

丐以足日膳旦暮亦不禁其出入或竊與諸生𥚃雜而淫䁥載見趣過而笑曰不敢阻興而已及夜奔客寢者其客詩曰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着衣裳時人謂北齊徐之才豁達無以過之湘素雜記

武人置妾

杜大中自行伍為將與物無情雖妻有過亦公杖杖之有妾才色俱美大中戕表皆此妾所為一日大中方寢妾至見几間有紙頗佳書一闋臨江仙有彩鳳隨鴉之

語大中覺而視之云鴉且打鳳於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死

聲色移人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羣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樂王文正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真宗使内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仍賜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之旨遂聽之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

者花藍尖桶之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白於公公嚬蹙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故聲色之移人如此龍川志

侍姬狎客

种世衡知環州深得屬羌心胡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之既而世衡

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竊與侍姬戲世衡出掩之慕恩慚恐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羌有二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涑水記聞

侍姬訴客

王韶罷副樞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續醉挽妓不前時擁之妓泣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曰出爾曹以娛賓乃令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妓人伏其量

嫁妾猶處女

王均李順之亂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張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畜婢使者公不欲絶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言行録

夫人亡遣妾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樂能

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別錄

温公不私妾

司馬温公從龎頴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安得至此亟遣之頴公知之對友稱其賢聞見錄

荆公不留妾

王荆公知制誥吴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

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貲盡没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慨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聞見録

諸婢送半臂

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帶唐書於本任刪修每宴罷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其修唐書望之如神仙多内寵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

各送一枚凡十餘枚子京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古今文集

律詩

燕子樓　白居易

黄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

循守臨行出小鬟復用前韻

蘇子瞻

學語雛鶯在柳陰臨行呼出翠帷深通家不隔同年面得路方知異日心趂着春衫遊上苑要求國手教新音嶺梅不用催歸路截鐙須防舊所臨

朝雲詩并序

蘇子瞻

世謂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

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竟辭去獨朝雲者
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云
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
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
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詩話
送妾桃葉
晉王獻之愛妾名桃葉獻之歌以送之云桃葉復桃葉

渡江不用楫但道無所苦若我自迎接不用楫謂橫波急也金陵覽古

絳桃柳枝

唐語林云退之二侍姬名柳枝絳桃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有詩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並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蓋有所屬也迨歸柳枝竄去家人追獲及鎮州初歸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桃園裏在留花不發待郎歸自

是專屬意絳桃矣西清詩話

青蛾復還

趙嘏浙人有美妾泊計偕母不許攜行會上元節為鶴林之遊帥見之掩為已有明年嘏歸以詩達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作沙吒唎今日青蛾屬使君帥聞之乃遣還

唱金縷

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嘗為錡唱詞云勸

君莫惜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擁妾不還

太和中有御史分務洛京者有妓善歌詩太尉李逢吉留守求一見既不敢辭盛粧以往李命與衆姬相見李姬四十餘輩皆出其下既入不復出頃之李亦以疾辭遂罷坐信宿耗絶怨嘆不能已乃為詩投獻曰三山不見海沈沈豈有仙蹤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

處月宮深紗窻暗想空相憶書幌誰憐獨苦吟料得此時天上月只應歸照兩人心李但含笑曰大好詩古今詩話

鶯鶯寄詩

貞元中張生與崔氏女小字鶯鶯往来後棄之鶯鶯已委身於人張亦娶適經其所求見不得崔知之潛賦一章曰一從銷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牀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見元稹甞為作歌麗情集

二妾歌舞

樂天有二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其後二妾竟去云 雲溪友議

服金石藥

牛僧孺自誇服鍾乳千金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頗多樂天戲贈詩云乳鍾三千兩金釵十二行 退之晚年有聲妓而服金石藥張籍哭退之詩云中秋十五夜圓魄天差清為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白樂天思舊亦有詩云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及作李博

士千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黄乎孔毅夫談苑

故妾流落

王詵晉卿都尉既喪蜀國貶均州侍姬盡逐有歌者號囀春鶯不知流落何許後二年從汝陰道過市橋聞泣聲甚怨問之乃囀春鶯也得句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客有足成章云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挹淚青樓雲渺定誰家云云回首音塵兩沉絶春鶯休囀沁園花西清詩話

醉紅裙

張文潛見東坡甞言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清苦自節者至云艷姬蹋筵舞清眸射劔戟則知此老子箇中興復不淺文潛戲答曰愛文字飲人俗子同科西清詩話

以妾易馬

酒徒鮑生多蓄聲妓外弟韋生好乗駿馬遊行四方各求所好一日相遇於山寺兩易所好乃以女妓善四絃

者換紫叱撥忽有客造席賦詩曰步及庭砌立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緑驄意已忘於鬒髪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異聞錄

以妓易帶

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犀帶皆一代尤物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呼盧之會出妓解帶較勝負於一擲舉坐屏氣六骰數巡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而别相君悵然遣之開元遺事

妓為蜂螫

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妓侍飲其專寵者曰魯生偶中蜂螫少頃持扇就東坡乞詩詩中有魚吹細浪歌摇日舞罷花枝蜂入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記事侯鯖録

侍姬肥偉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伎其間有一善歌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特所鍾

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為四句云舞袖蹁躚影摇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悦而去遯齋閒覧

用事精切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陳述古守杭東坡為倅述古令東坡作詩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毛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畧遣彭宣到後堂

全篇多用張姓事其精切如此

載姬遠遊

東坡云齊丘子陳季常自洛之蜀載二女持戎裝駿馬至溪山佳處輙住終日見者以為異人然季常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有河東獅子吼之句觀此則知季常載二侍女以遠遊及暮年甘於枯寂蓋有所制而然耳復齋漫録

妾不容見

李公擇有婢名雲英屢欲出不果東坡有詩云怪君一身都是德近之清潤淪肌骨細思還有可恨時不許藍橋見傾國

作詩託諷

山谷戲書秦少游壁云丁令威化作遼東白鶴歸朱顏未改故人非徽服過宋風退飛宋父擁篲待來歸秦氏烏生八九子鵶烏之兄畢逋尾憶炊門扎烹伏雌未肯增巢令汝棲莫愁野雉踈家雞但願主人印纍纍覩此

詩當是少游過南京有所盼主翁待少游厚欲令從歸而其家難之也此篇因有秦氏烏故事遂皆寄言衆禽以為戲丁令威以指少游鸜鵒以指所盼者秦氏庭烏指少游之細君鴉之兒言其生子已長矣宋都今南京宋父指南京主翁末句戲謂少游異時富貴雖有姬妾何傷以開廣細君之意也古樂府云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蓋用此也

嫁妾非偶

荆渚田氏侍兒名國香山谷自南溪召為吏部員外郎留荆州乞守當塗待報所居與此女子為隣山谷偶見之以謂幽閑姝美目所未覩後其家以嫁下里貧民因賦水仙花寓意至云淤泥解作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俾髙子勉和之後數年山谷卒於嶺表當時賔客雲散此女既生二子矣會荆南歳荒其夫鬻之田氏家田氏一日邀子勉置酒出之掩袂困悴無復故態坐間話當時事相與感歎

子勉請田氏名曰國香以成太史之意云

蒨桃能詩

寇萊公有妾曰蒨桃公因會贈歌者以束綾蒨桃作二詩呈公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窻下幾度抛梭織得成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窻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艷歌

婢妾

羣書要語楊雄方言凡男而有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張揖云壻婢之子謂之臧婦奴之子謂之獲莊子音義

方言謂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笞得謂之獲皆

謂有罪為奴婢者周禮其奴婢男子入於罪隷女子入於

舂藁荀子王伯卑人不可以爲主漢劉輔䟽爲傳婢所毒王吉傳謂傳相

衣服社席之事

詩句一婢赤脚老無齒韓贈盧仝越婢脂肉滑元稹小婢立我前赤脚兩髻丫歐自遣赤脚沽村釀歐

古今事實

婢兩盡忠

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主父還恐覺之為毒藥使媵婢進之婢私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因僵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妻恐婢言之因他過欲殺之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之弟聞之直以告主父放其妻將

納婢辭以自殺主父乃厚幣嫁之列女

家僮萬人

呂不韋家僮萬人師古曰婢妾之總稱

孕者不幸

張蒼長八尺餘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

賣妾求名

漢王莽成帝時折節為恭儉敢為激發之行嘗私買侍

婢昆弟頻聞知莽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羙爛婢手見德量門

婢皆讀書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一婢不稱旨使人拽着泥中須臾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幻術得婢

郭璞至廬江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升繞主

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可除主人從之

幸姑之婢

阮咸素幸姑之婢姑當歸於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纍騎而還論者非之詳見姓名門

婢欲姦誘

王武子左右人嘗於閤中就婢取濟衣服婢欲姦之其人云不敢婢云若不從我當大呼其人終不從婢呼曰甲欲姦己濟令殺之其人具述前狀武子不信其人曰枉不可受當訟府君於天武子經年疾困此人見形云府君當去矣遂卒殷芸小說

織當問婢

宋沈慶之為步兵校尉文帝欲北伐慶之固謂不可帝使徐湛之詢慶之曰為國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

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帝大笑

以婢馬賭

北齊爾朱文畧豪縱不遜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畧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致請文畧殺馬列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遺之

擔水通婢

齊張敬兒為襄陽府將時家貧每休假輒傭賃自給嘗

為東吳秦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泰殺逃責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

漁童樵青

帝賜張志和奴婢各一志和配以為夫婦號漁童樵青

婢各為業

唐崔覲老無子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為業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妻嘯詠相視為娛

質婢許贖

子厚得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它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矣

買前令女

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結婚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至堂前熟視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為毬窩導我戲劇也鍾離曰汝

父何人婢曰我父此縣前令也身死家破我流落民間令詢得實以書抵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嫁貲先為求婚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奩篚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蘧伯玉耻獨為君子願以前女配吾子君别求良媒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東軒筆録

失身遭辱

王瓊奴乃王郎中幼女父死失身於趙奉常家為主母

凌辱道出淮上書其事於驛壁見者哀之王平甫爲作

傳 青瑣高議

古今文集

律詩

失婢　　白居易

宅院小墻庳坊門榜帖遲舊恩慙自薄前事悔難追籠

鳥無常主風花不戀枝今宵在何處唯有月明知

和樂天誚失婢榜者　　劉禹錫

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鴛鴦拂瓦去鸚鵡透籠飛不逐張公子即隨劉武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

詩話

嫂婢贈扇

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情好甚篤嫂鞭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團扇其婢製白團扇歌以贈珉云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私其姑婢

崔郊居漢上其姑有婢端麗善音律郊甞私之既貧鬻婢於連帥于頔家給錢四十一萬寵盼彌深郊思慕無已其婢因寒食来從事家值郊立於柳陰馬上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座公覩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作耶遂命婢同歸至於帷幌奩匣悉為增飾之唐宋遺史

子孫父妾

觀察使李耕之女奴名郄要美容止善辭令李有四子皆欲烝之而不得遇清明中堂翫月四子各在一處待之長子遇於櫻桃花影中郄要紿之曰可於東南隅相待少頃郄要燃蜜炬豁扉照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宿四子掩面而走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六